

四季隨筆

Four Seasons

Summer



夏之卷

火辣辣的夏日展現熱情的魅力，

一個自由自在的世界，一個生氣蓬勃的樂園：

名書評家費迪曼「人生讀書計畫」指定好書！

台灣大學副教授鍾德憲真心推薦！

名作
典藏



D.C. 皮阿提 ◆ 著
陳蒼多 ◆ 譯

推薦序

自然與人文的省思

試問，一位科學研究者，能否對身邊的環境敏銳而深刻的感受，卻以詩人般的感性抒發對大自然的讚嘆。試問，一位文學創作者，能否在對身邊花草鳥蟲所帶來的生命悸動有所感受外，也對生命運作的源由有所了解而產生對生命本質的景仰。《四季隨筆》讓你在翻開幾頁如日記般的吐露後，感受到兩者的融合。這樣的特質，逐漸在現在社會中消失，自然學者或博物學家幾乎已不存在，如今講究的是專門。科學進步所導致的專業分工，使得科學研究者鑽研於專門的領域，埋頭於試管、顯微鏡及電泳膠片時，卻忘記了春夏交會之時，實驗室外的杜鵑已開謝如時令，芭蕉梧桐也已準備迎接夏意，空氣中滿溢著生命的騷動。

在台灣這種亞熱帶地區，季節變化並不明顯，所以人們對季節輪換所帶來的變化失去感應，尤其是生活在柏油、水泥與玻璃帷牆所構築的都會區，更使人容易對大自然的變化採取漠然的態度。加上電腦科技的發展，人們習慣以螢幕與鍵盤與人溝通，一切可在虛擬世界中完成，更加速對自然生命的漠視。那春季萬物萌芽、夏季滿眼綠意、秋季飽滿豐收及冬季潛

藏蕭瑟的感覺，不再由你的感覺器官去感受，而只能由書本、網路及電影中去欣賞。這種隔絕容易使人對其他人或生命失去同感性，久而久之，所餘下的僅是孤立的個體及對自我的憐愛。

現在的兒童，除了偶而課程安排到野外踏青賞花、採集標本外，有多少人在平常上、下學途中，會為花園中開得正熱鬧的紫藤花駐足讚嘆，或在星期假日的野外郊遊時，有多少人會為觀察蜜蜂採蜜或螳螂捕蟲而蹲在小徑邊仔細研究？更不用說，有多少人會趴在家裡屋角觀察蜘蛛織網捕蠅蚊，螞蟻相互爭地盤、搬食物？雖然這些都已有偉大的自然學者做過仔細而詳盡的研究，但是比較起從書本、畫冊中讀來的知識，親眼見到螞蟻打架、螳螂待勢出手的架勢時的悸動，相信在幼童心靈上所產生的影響不可忽視。而他們在觀察時所表現的專注神情，則是另一種令人難忘的情景。

每天都有不少人根據自己的星座上網察看今天的運勢。試問，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星座在天上的位置？近年來，我們開始過所謂中國情人節，試問，有多少人知道天上銀河在何處，而牛郎織女又是如何被分兩地？如果你曾整夜在屋外觀察天上星象，看天上星座隨著時間由東往西移位時，就能夠體會何謂物換星移，為何古人以特定星辰出現時間來判斷季節變遷。

認識、感受你身邊的自然環境，獲取一些基本常識並不難。對生命萌發、環境變遷及他

為求一個可以永續發展，世世代代可以生活的乾淨環境，如何與周遭環境的一草一木和平共處，是從我們這一代必須開始做的事，同時也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。從對周遭花草蟲鳥及生態的初步認識瞭解，進而體會自身與大自然相互依賴關係，人為大自然一部份的觀念才能深植人心。

台大農學院副教授

鍾德富

住在安內希河上古老農屋中的我們。原來只不過是清新的白雪落在阿爾卑斯山上，爲山巔戴上了純潔而發亮的頭飾。阿爾卑斯的各山在我看來，就像是諸神，立在我們屋後。要是這些山在我的妻子看來並不像諸神，那是因爲她的宗教信仰比起我來，少了幾許的冰冷與隱秘。那天早晨剛好在科學史上，也是值得記憶的，因爲科學界宣佈發現一顆新行星。此事也使我精神爲之一振；我宣佈放假一天，乘著汽船環繞碧綠的湖泊一遊，我的小兒子很高興，我的妻子也透露出溫柔的縱容神情。

六月二十二日

如要在自然世界中獲得秩序，以及由秩序所帶來的信念，那麼有一個方法，即是要學會以「科」(family)的觀點去思考。要做到這一點，並不需要偉大的經驗；只要稍微練習，一個人就會對此事變得很直覺。我的孩子們就很容易把握這個想法。

薄荷有不規則的兩瓣花、四方形的莖，以及對生的葉，幾乎全都散發芳香，是人們可能想要的最勻整、獨立、自然、可喜的一「科」。你可以在瞬間之間辨認出菖蒲——

根據它包封的葉以及奇異的穗；黃花菖蒲是最完美的典型；幾乎任何的菖蒲嘗起來都有一種辛辣的味覺，就像薄荷的清新樟腦氣味那樣特殊；要不是嗅起來很香，通常就嗅起來很臭。十字花科植物——芥菜、水芹、蕪菁、莧菜——也形成完全自然的一群，有四個十字形花瓣，六個雄蕊，散發輕微辛辣的味道；有些「科」具有毒性，例如繖狀花科，葉子與葉柄像芹菜，有成簇的傘狀花；蘇格拉底與漢尼拔所喝的是毒芹。玫瑰科及屬下的荊棘、山楂與蘋果，其特徵是：天真而開放的繁花，透露酒味的果實——加上五

個花瓣、很多雄蕊、雌蕊以及刺。

以這種方式去思考既鬆散又大而化之，但並非不科學。每個自然學家都不斷利用清晰一如哈布斯堡家族下巴的「科」特徵。凡是不習慣自然分類的人請不要認為：植物或動物的「科」在等級或程度上對應於人類的氏族；其實「屬」才對應。「科」比較類似民族——在民族之中，「科」或族系，與同類的種族同屬一個範圍，就像在冰島中的情況一樣。

那些實際方法，是初學者所無法了解的；這些方法是基於對骨骼進行顯微研究。業餘的人只要熟悉「科」鳥類的表面的「樣子」以及外在的「樣子」（所幸很容易），還有其特殊的聲音或飛行方式，或者甚至僅僅其行爲。只要你選定一種群體的鳥類去精通，你能夠很快從迷亂中理出秩序，並且也能夠經驗到身爲專家的喜悅——這種喜悅本來是爲最狂喜的科學家所保留的。

六月二十五日

我從來都不認為；有什麼地方會有太多的燕子。我看著穀倉燕子那輕盈、自由、不朽的自在模樣，側著翅膀，在安靜的天空中追逐昆蟲，甚至現在也無法相信所看到的情景。但是，有一次我在聖瑪格麗特島——位於坎內海岸外——度過一天，島上擠滿了燕子，沒有一刻的安寧。

那兒有兩座島；在海中較深處以及較小的那一座，完全沉寂無聲，自從第四世紀以來就聳立著一座寺院。但在面對陸地的那一座島上，陸地的微風吹著，帶來的不是海、松樹與桃金娘的氣味，而是土裡的東西的灰塵味。這兒沒有聳立著象徵貞潔與安靜思想的房子，而是聳立著一座監獄，窗戶裝置了三重鐵條，而發出抱怨聲的燕子就盤旋飛過這些鐵窗，讓人感到頭昏目眩。在這兒的庭院中，曾可以聽到鞭子的抽打聲。現在，蜘蛛網懸在鐵條上，草兒長在堅固的古舊牢房四周的圓石之間。燕子永恆地盤旋著，啼叫著；開始進行重要的追逐時，牠們發出的叫聲不是表示喜悅，而是象徵貪婪與憤怒。不

六月二十六日

只要人們對於大自然的了解非常少——除了在感官上侵犯人們的那部份——那麼，人們就會受制於大自然像陰影一般投在精神上的那種情緒作用。但是，一旦人們開始去了解那種使得亮光變暗淡的事物，那麼，情緒的作用就會消退。一個被拘禁在聖瑪格麗特島監獄中的生物學家，不久就會創造出某種設備或技巧，來研究燕子——研究牠們在擁擠狀態中的生命悸動，牠們對於行爲的控制，牠們對於島上其餘動物的影響，或者可以獲得重要結論的其他事情。

我接受藝術家們所提出的如下的挑戰：科學的無情探究，可能時常會導致詩的死亡；知識雖然可能減少瘟疫的恐怖，但也同樣可能驅除大自然中一些深情的成份；那種富有詩意的華滋華斯似的講道，會在生物學的心境之前畏縮，就像對於昆蟲的幼稚嫌惡心理，會因為熟悉而消失。但是，並不是所有的詩都是真正好詩（無論聽起來多麼好）。好詩是快速、基本、真實的描述——好科學也是如此。

六月二十七日

正午的時候，我發覺自己遠超過了平常的探險範圍之外，走在逐漸多沙或泥濘的道路上，穿越過越來越顯得睏倦的村莊，以及低窪地帶。我有一種興奮的感覺，好像走在靠近家的地方；植物微妙地變化著，透露南方的氣息，有冬青、木蘭，以及美國橡樹，還有深深的沼澤內灣，那兒有荷蓮靈妙而莊嚴地立在藍色的單子葉花叢上方。

最後，我發現了堤岸，在那兒，有一條大河的支流曾穿過一堆累積得很高的硬沙；河流現在已大部份沉落到這座堤岸下面，但其鄰近地方仍然是一些鳥類與昆蟲築巢的好地方，包括堤燕、翠鳥，以及奇異的穴居蜜蜂，還有大群的群居沙洲甲蟲「螯」。

我來得太晚，沒有看到鳥類實際上用牠們那像錐子一樣的喙和尖銳的小爪在挖洞；也許在群居地之上的所有工作，幾年前就在進行了。堤岸的很多地方都密佈著洞，開口之間距離不到兩吋，現在似乎不大需要擴大這些小鳥所形成的「城市」。牠們在懸崖前面飛來飛去，不斷啁啾著，一直到整個聲音升揚，形成高高的嗡嗡響，並且牠們穿

進穿出，尋找自己私密的門——或者也許任何門都可以——部份讓人感覺到牠們是一群吵雜的蜜蜂。然而，堤岸也讓我想起海洋上的一塊鳥岩，於是我突然情不自禁，開始努力要攀登懸崖，但卻在一陣沙中掉落，像一隻甲蟲那樣笨拙——比「鼈」甲蟲還更笨拙。

六月二十八日

我在還未掉落之前，爬到沙崖中的一些洞穴，由於看不到更方便可以抓走的東西，就把洞穴中的一些非屬「螫」的奇異甲蟲塞進一個火柴盒中。我回家時，腦中充滿灰色小燕子的盤旋與誘騙，翠鳥的卡搭聲與猛撲聲，以及蜜蜂的閃閃發亮。這個直立的小世界本身似乎具有一種奇異的能力：只允許群居的野獸居住在那兒。

我忘記所帶走的甲蟲，一直到今天早晨，想要點燃菸斗，打開火柴盒，那些奇異的小傢伙衝了出來，爬到我手上。牠們全都逃跑了，只剩下一隻，而我不是甲蟲類專家，甚至無法認出牠屬於什麼科。雖然牠是成蟲，但跑起來的樣子卻像幼蟲或初蟲，是紅棕色的傢伙，大約四分之三吋長，且沒有翅膀！甚至人們藉以認識甲蟲的翅鞘或翅蓋，也發育不全。

當你看到一隻沒有翅膀的昆蟲時，牠十之八九是寄生的，所以，我終於發現這隻「斑蝥科」的斑蝥（「角蝥」）是共生的。牠的幼蟲或初蟲潛伏在一些花朵中，即單飛

六月二十九日

由於才開始稍微專門研究燕子，所以我走向沙堤，結果發現了穴居蜜蜂以及牠們的甲蟲客人，思緒也遊移到群居習慣的生物學——群居習慣似乎是懸崖中的生活所養成的。畢竟，我們自己的祖先是居住在懸崖中的。我的思緒再從這方面遊移到寄居的性質——「角蝨」甲蟲以及同科中一些其他甲蟲所顯示的寄居。有人也許會反對說，這一切思緒都很散漫，不足為訓。我應該專注於燕子，一直到我熟知這種鳥類後，才去接觸斑蝥甲蟲。

但是，研究大自然的目的，除了研究所會提供的消遣之外（消遣的性質是：不要長久處理任何事情而致感到厭煩），是在於：研究本身應該闡明有生命的東西彼此的關係，對我們的關係，以及對環境的關係。

一件事情應該導致十分不同的另一件事情。「複雜性」是生物學的基調——有些最先受到精密科學或物理科學訓練的人，似乎無法了解這個事實。生物學思想的目標是分

歧、多觀點；如果一個人沒有完成燕子的研究，是因為他忽然對於甲蟲感到強烈的興趣，那麼他正是一個正在成長中的人。

此刻，野百靈鳥吹著口哨，向六月道別；「斯——飛——圖——由」，牠們的叫聲飄越草地，而在草地那兒，被遺棄的蘋果老樹幹、果園的草，以及野胡蘿蔔，全都傾向一邊。牠們的聲音從北方傳來，並且像一種回音一樣，以位於南方但逐漸看不見的山為背景，一直到整個盆地狀的藍色天空響亮著牠們的叫聲。雖然歌聲是從草中向上湧出，卻聽起來像是從無瑕的藍天落下來。